

儿童文学专辑 · WEILAI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未来

6



目 录

长 篇 小 说

曼 生 听，听，那云雀！…………… 评 插 介 图 江 少 方 冰 山 （ 4 ）

中 篇 小 说

秦文君 “读立”牌…………… 评 插 介 图 石 人 武 建 华 （ 72 ）

中 篇 童 话

绍 禹 十七小姐失踪案…………… 评 插 介 图 郁 工 缪 印 堂 （ 107 ）

外 国 作 品

〔苏联〕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著
邹烈贞 译

小伊里卡过江峡…………… 插 图 王 晖 （ 130 ）

〔英国〕詹姆士·阿尔德里奇 著
周方之定 译

森林河岸上的孩子…………… 插 图 小 宏 （ 169 ）

〔英国〕罗尔德·达尔 著
徐 新 译

能和动物说话的孩子…………… 插 图 速 泰 熙 （ 178 ）

评 论

方仁工 试论童话与现实生活…………… （ 196 ）

陈伯吹 漫谈儿童剧的编创与演出…………… （ 202 ）



第六辑 1983年6月

国内儿童文学动态

晋 江	儿童文学讲习班探讨创作问题.....	(206)
	江苏《少年文艺》一九八二年优秀作品评选入选篇目.....	(167)

外国儿童文学之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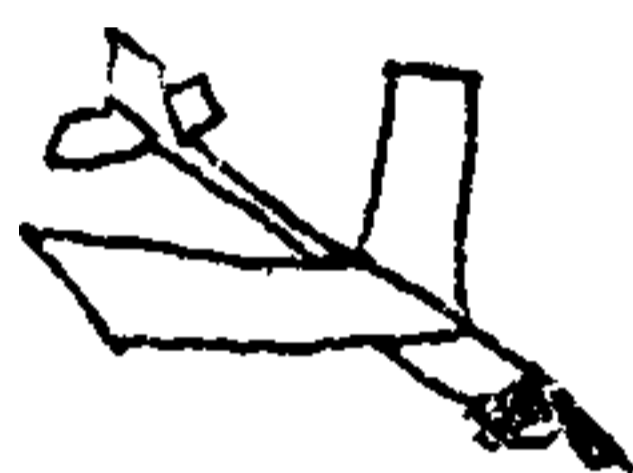
叶君健	会见挪威童话作家埃格纳.....	(188)
甘乐光子 曼 子生	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九十年.....	(193)
	国际青少年及儿童文学理事会举行代表大会.....	(168)
	苏联出版儿童文学评论集.....	(187)

外国儿童文学逸闻

	《金钥匙》的诞生.....	(205)
--	---------------	-------

美 术

刘克勤	向 往 (漫画).....	(168)
刘子秀	探 索 (剪纸).....	(106)
朱成梁	封面
王有政	山 花.....	封二
周炳辰	扬 帆.....	封三
[法国]雷诺阿	舞蹈的少女 (望秋 文).....	封底
虞 建	本辑装帧设计	



献给 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忘我工作的园丁

第一章 “叶翔，你在哪里？
快回答！”

1

从云雀号模型飞机“失事”的那一刹那起，尹振宇教练的心头就布满了浓重的阴云。现在，叶翔又迟迟不归。当苍山溶入暮色的时分，当归鸟投林的时刻，他心头的负担就更加重了。

他清楚地记得，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一架黄底白字并饰有简洁明丽的线条和图案的模型飞机，在群山之上飞翔着，它渐渐地隐没在云端。

云是洁白的，半透明的，象成群的绵羊在悠闲地吃草，又象朵朵的棉花堆置在天空。

一辆军用雷达车停在云雀岭上，天线微微转动着。车内，荧光屏上有规则地不断现出脉冲波形，在紧紧地追踪着目标。“方位：北西西20°。”“高度：二千一百米！”从雷达车不时通过电话向尹教练传递着飞机航行的信息。

尹振宇站在雷达天线旁，俯着身子，眼睛贴紧天线中心支架上的一副望远镜前——天线是自动定

向的，它能跟随着观察的目标上下左右地转动，因此望远镜也连同它一块，始终跟踪着目标。于是在他的眼前立刻呈现出天空那湛蓝的背景。物镜上那巨大的十字坐标把天空均匀地划为四部分，而在这十字坐标的中心点附近，他看见那只“云雀”在自由地飞翔着：一会儿钻进白絮般的云层，一会儿又打着旋冲向蓝天。

“进入云层，准备撒播！”尹振宇向运动员下达命令。

突然，这只“鸟”象遭到枪击似的抖动起来，它翻了一个跟斗，又翻了一个，开始急速地往下坠落。

“二千米！”

“一千八百米！”

“一千五百米！”……

电话里传来雷达车内监视目标的战士们的不安的声音。

“叶翔，怎么回事？”尹振宇吃惊地喊起来。

叶翔，一个十六岁的面目清秀的少年，正站在山顶上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双手捧着一只金属匣子。匣子上镀铬的鞭形天线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正

指电流或电压的短暂的起伏变化所形成的电波图形。

在操纵着无线电遥控发射机。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显然有点手足失措了。

“指导，我……我……”

“控制水平尾翼！”尹振宇大声地喊，一面向叶翔跑去。其实他也明白，这样的话讲与不讲完全是一回事。

“我……完全是正常的呀！”叶翔紧急地调整着发射机上那只小小的旋柄，努力想把水平尾翼抬起来。然而“云雀”仍在加速坠落。

“一千二百米！”电话里传出焦急的声音。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散立在发射场地四周的十余名航模体校的运动员们也都纷纷聚拢来，不安地询问着。

尹振宇来到叶翔跟前，拿过发射机一看：果然，旋柄位置是完全正确的。他改做了另外几个动作，想把飞机救出来，但电话里传出的数字，表明这架飞机已完全失控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挤进人群，大步来到尹教练的身旁。他身材匀称，神情沉着，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上绿下蓝的旧军装，两手插在裤袋里，仿佛那里藏着一只刺猬似的。他的举止动作带有一股干练、利索的劲儿。

“老尹，云雀号价值一千五百元，看来又要泡汤了！”他拖长了话音，使这句话增加了分量。这不禁使尹教练的眉头皱了一下。

“报告：飞机从荧光屏上消失！”雷达送来了最后的坏消息。

是的，在这峰峦起伏的深山区，六百米以下，雷达就完全失去了“视力”。现在，这架小飞机，大概就象那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在哪儿的半空中飘着，飘着，最后又不知撞击在哪一块山崖上。

尹振宇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急速跑向山坡旁的一座绿色帐篷，一面高声询问着：“王雪丽，飞机讯号还有没有？”

王雪丽从帐篷里探出头来，她的头上还戴着一副耳机。显然，这意外的挫折对于她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她冲着教练嘻嘻一笑，红扑扑的脸蛋上掀动着一对笑靥：“报告指导，云雀还在唱歌。”

尹振宇忙取过耳机，戴在自己头上。果然，耳机里传来一阵阵微弱但仍清晰的“嘟嘟”声。这是云雀号上的发射机在发射着联络讯号，证明它还在正常地工作。而这副耳机的用处就是监听信号的，

它可以随时掌握发射机和舵机的工作情况，沟通运动员和那架遥控在十几公里以外的模型飞机之间的讯息。

大约又过了四五分钟，这“嘟嘟”声也完全消逝了：这一架遥控模型飞机肯定已经撞毁了……

那位身着空军服装的复员军人也跟着钻进了帐篷。他叫韩鹏展，航模体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尹振宇转过脸来，问王雪丽：“监听当中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王雪丽愣了愣，扑闪着大眼睛，心里浮现出韩副主任方才叮嘱过她的话来：“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你绝不准再跟第二个人讲，记住！”于是，她摇摇头回答说：“没有。”

尹振宇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向着“飞机”坠落的方向望去。只见青山如屏，迤迤北去，那起伏连绵的山峦就象在广袤的草原上狂奔着的马群，猛然间刹住了脚，和领头的那一匹保持了一点间隔，形成了一座山岩壁立的天然的石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门”。这领头的那匹显得格外威武雄壮，它浑身青紫，山顶上飘浮的云气就象骏马扬起的鬃毛。这就是龙首山，是这一带山区中最高的一座。它又象一座高大的屏障，迎面遮暗了大半个天空。尽管作为模型飞机发射场地的云雀岭已有相当的高度，但和龙首山比起来，也只不过刚到它的半腰。当初在选择发射场地时，尹振宇也的确颇费思索。因为发射场地必须选在视野开阔的山顶，否则模型飞机会被山窝窝里的强大的气旋压得无法起飞，或者干脆就一头撞在山崖上。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同是山顶，但龙首山要比云雀岭的地势更为优越。然而，考虑其它条件，云雀岭却大大地超过了龙首山。一来，这儿距山下村子近，便于队员们的生活和工作；二来有公路可通山顶，便于雷达车的行驶。光这两条，云雀岭就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更何况，龙首山毕竟是太高、太荒凉了。

现在，云雀号恰恰是坠落在“门”那个方位，那里沟壑纵横，地形十分复杂，这当然要增加寻找工作的困难。尹振宇看看腕上的手表，一挥手说：“动作快一些，找飞机去！”于是三辆摩托车和一辆越野吉普车的引擎便发出了回荡山谷的轰鸣，它

十年动乱期间，各单位大权独揽的领导机构。

们载着这群少年航模运动员，一溜烟地朝山下冲去……

山区的太阳，来得迟，去得早，季节虽然已交初夏，可到了傍晚七时左右，也就完全隐没在群山的背后了，只把座座山峰的阴影扩展铺洒开来，遮黑了整个大地。

从各处报话机中都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没有发现云雀号的踪迹。尹振宇命令运动员们立刻返回。不多久，乘坐吉普的，乘坐摩托的少年运动员们，一个个大汗淋漓又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山村，连最后一辆摩托车也由驾驶员米红军送进了帐篷。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丢掉了一个人，他，就是叶翔。在寻找云雀号的过程中，他和伙伴们走散了，当时大家并没有在意，或者注意了也以为他是乘上了另一辆车子……也许是因为他仗着随身带有一台CPD—1型无线电对讲机而有恃无恐，也许是他找寻云雀号的愿望比任何人都更为强烈，也许是……反正他没有回来。一般来说，航模运动员找寻模型是家常便饭，然而现在，当黑夜即将降临这深山老林的时刻，情况就令人十分担心了。

“叶翔，叶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快回答！快回答！”王雪丽的嘴紧贴着对讲机的话筒，一遍遍地呼叫着。可是回答她的仅仅是耳机里的“沙沙”声。

“继续呼叫！”尹振宇心神不宁地在这间临时改做工作室和寝室的生队库房里，来回踱着，一面对王雪丽下着命令，“连续开放对讲机，不停呼叫！”

坐在一旁的韩鹏展抽着烟卷，喷着烟圈，意思含糊地说：“他……不好交代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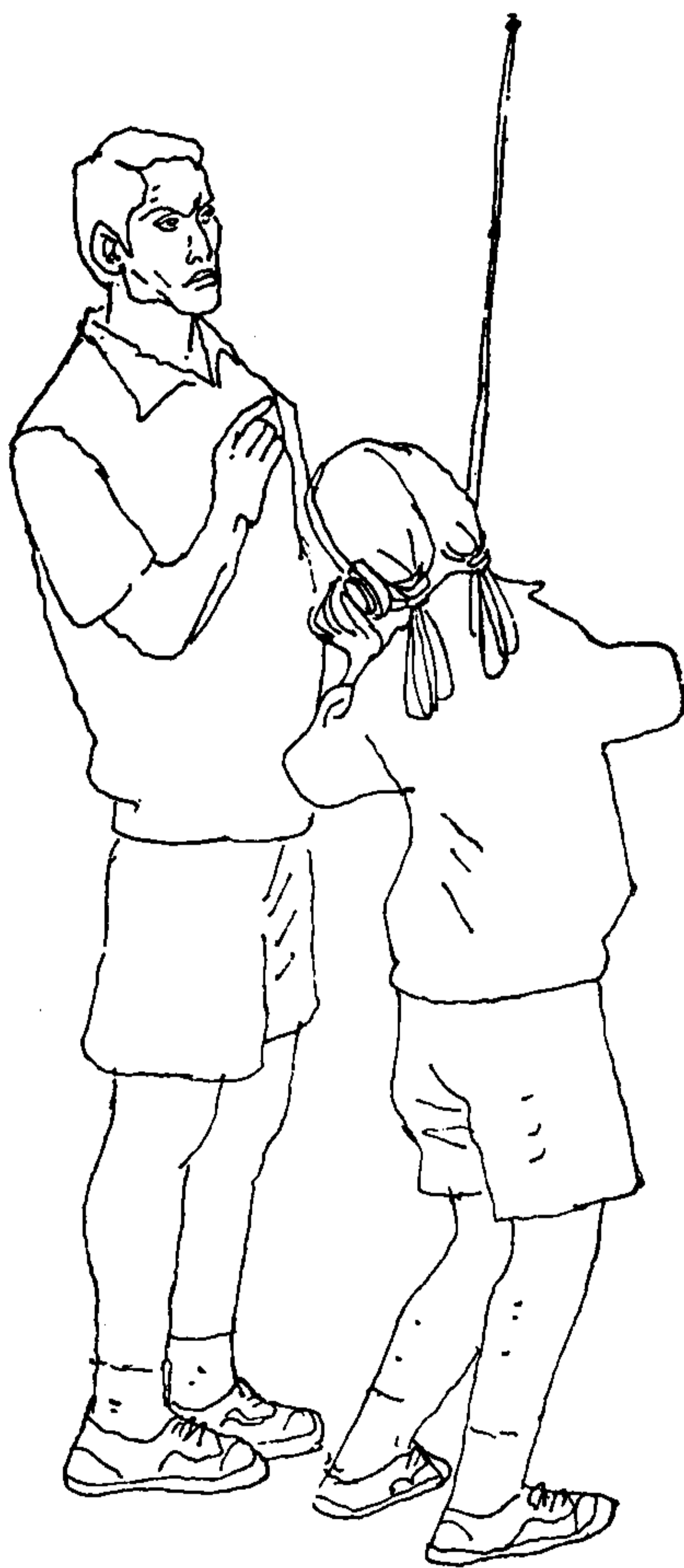
尹振宇没有理会，他转眼朝着窗外的天空。太阳已经收尽自己的最后一束光线，群山渐渐地隐没在黑暗之中。此刻，他的心也正如这暝色四合的大地，仿佛在向无底的黑暗深渊中坠落。他知道，如果这架省里调拨来的靶机真的这么不明不白地报销，那末，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冲突、斗争，一阵接一阵的险风、恶浪、狂涌，它会把这支刚刚恢复、组建不久的体校航模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船翻巢覆。而那个迟迟不归的运动员叶翔，则成为他此刻全部注意的中心。

2

半年前体校刚刚组建的那阵，如果遇到这样的

事情，尹振宇也会挂心、焦虑，但却绝不会象现在这样忧心忡忡。因为眼下，用一句时兴的话来说，就是到了什么什么的“风口浪尖之上”了。百年未遇的干旱降临在这三省五县交界的山区，灾情最严重的云雀岭公社，自去年入冬以来，就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如今，热风席卷，成顷的茶林枯死了，成片的毛竹开花了，秧田结成板块硬是落不下谷，甚至连人们的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每天，十几辆军用运水车，不停地从百里之外把水送来，再把灾区人民焦渴的心带走……上级领导都大伤脑筋，他们想了种种办法，在这一带进行人工催雨的实验，可惜都没能成功。原来，这里除了地形、气象条件复杂外，还加上了另一条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儿是国际航线通过的地区。前两个月，部队调来一个高炮

连，想发射催化弹降雨，可是，每当积雨云形成的时候，常常也正是航线上飞机频繁飞行的时刻。这时候，即使打一发炮弹，也必须层层向上级请示。然而，等到中国民航局同意，再一级一级地传下来时，那上空的云早已不知去



这种云带着大量的水分，很容易转化为雨滴。

向了。这样，白等了两个月，一炮未发，高炮连只得悄悄地撤走了。对付这种高低去留毫无定迹的浮云，适应这条国际航线安全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采用能够随心所欲、任人操纵的飞行工具来耕云播雨。这样，几级领导几乎同时都想到了这支刚刚组建不久的航模队伍。可不嘛，雷雨云一般不超过两千五百米，用无线电遥控航模飞机来人工催雨，不论从飞行高度还是从反应灵活性上看，都绝不会影响国际航线上的正常飞行。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捕捉有利的气象条件，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再说，由于雷雨云中常常伴有雷暴、冰雹及猛烈的气流运动，运用模型飞机就比驾驶农用飞机直接飞入云层降雨安全得多，而后者的结局常常是机毁人亡。经过仔细的权衡斟酌之后，大家一致认定，用模型飞机催雨既可靠，成本又不高，在目前条件下，是唯一可行的好办法。于是命令这支航模体校队伍立刻开赴云雀岭公社，力争降雨成功。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部队还专门调拨了雷达。

按说，运用航模进行人工催雨，这项技术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早已普及，然而，在我们这儿，特别是在长期的自我禁锢的情况下，得不到任何外界的科技信息，这样，困难就变得几乎是难以克服的了。

首先是这里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其中头一条就是，此时国产的航模引擎功率小，转速慢，推进力量不足，它大大影响了飞行的高度和搏击风云的力量；其次是无线电遥控电路抗干扰的性能太差，雷电的闪击常常使遥控失效，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模型飞机就会立即“失事”；再有就是这一带的地形和气象条件，决定了雷雨云生成得快，消失得也快，即使能准确地把模型送入头顶上空的云层中撒播催化剂，而大雨往往也只能降在下游地区，对干旱最严重的云雀岭公社毫无补益。

真让人伤脑筋啊！当然，三道难关中，头一道是关键。模型飞不上去，一切都是空谈。要是能进口一只航模引擎，不管是西德的“伟勃拉”，还是意大利的“罗西”……尹教练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它们，连忙又警觉地看看四周，摇摇头，竭力把这个念头撵走了：是呀，别说提出要求，就连想一想也是危险的呀！“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无穷无尽的批斗、认罪、一擦一擦的检查、交代……然而，国产的发动机每分钟才转五千六百转呀！记得文化革命前还能转到六千转，怎么地球绕着太阳

多转了九圈以后，我们的发动机反而越转越慢了！国外，这几年飞速发展，最高转速已达三万二千转！再说飞行高度吧，六十年代初，他，尹振宇，还创造了遥控模型飞行的世界记录——二千四百七十米，这以后呢，就再上不去了。而美国的赫尔近来却创造了八千二百零八米的记录！啊，“罗西”，“伟勃拉”，“恩耶”，“狐狸”，一下子把我们甩下多远！就冲着这一点，尹振宇咽不下这口气！“狐狸”，“狐狸”，这个名字起得真不错，纸老虎的。二十多年前，尹振宇中学时代的一位高年级同学就曾在朝鲜战场上和“狐狸”们打过交道，最后血洒长空……这位同学是他的学长、挚友，是他的少先队辅导员，也是他迷恋上航模运动的启蒙者、引路人。这位同学叫黎钟秀，一个道地的女孩子的姓名，却是一个道地的男子汉的性格。当他第一次戴上鲜红的绸领巾，面对小尹振宇们说的头一个故事就是：我国第一位飞行家——冯如。这个故事从此就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尹振宇的心头，连同着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崇高的颂辞——“在中国，爱国救国的人大有人在。”——一起陪伴着尹振宇度过那火热的青春和峥嵘的岁月。当年，在黎钟秀的倡导下，他们办起了全市第一个航模训练班，而他，尹振宇，也头一次崭露了自己的才华。

不久，黎钟秀参加军事干校，成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批空军指挥员。接着，他入朝作战，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在尹振宇的《教练日记》里，至今还保存着黎钟秀的照片和当年战斗间隙写给他的几封信。信中常常抱怨苏制飞机的性能低劣，痛惜战士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朋友，如果我有朝一日被敌人打落，那末记住：你一定要让祖国的飞机重新打上天空去！”

尹振宇中学毕业后，我们祖国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和平建设时期。他想报考航空学院，不幸的是，他肺部出现阴影，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他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连心都凉透了。但是他并没有绝望——五十年代我国大多数青年是不懂得什

这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给借鉴外国经验妄加的罪名。

全国解放初期，少先队员都戴布制的红领巾，只有少先队辅导员才戴绸的。

么叫“绝望”的。他怀揣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这两本书，冲进了青年团市委组织部的门。

“同志，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急切地抓住了组织部长的手，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理想、爱好、特长、决心和苦恼，“给我一个火力点！您完全能够……”他语无伦次，结结巴巴。

部长挺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位年轻人，不住地点着头：“唔唔……是这样？是这样……你是说，你想要一个能发扬你的最大火力的火力点？是吗？”

“是这样！”

“这话好象是吴运铎说的？”

“是的！”

“唔唔，很好……我给你打个电话。”部长说着，拨通了体委的电话。

尹振宇的命运就在这一次电话中决定了：他到体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培养训练少年航模运动员。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航模运动既花钱又无实用价值，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高级游戏罢了。然而尹振宇却看得比别人深远得多。他知道，要想在中国培养大批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就必须先拥有一支庞大的少年航模运动员的队伍，就必须高度普及这项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没有蓬勃开展的航模运动，就不会有先进的航空工业，这早已被西方各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所充分证明。可惜的是，在我国，真正理解这一道理的人，至今还为数不多。现在，既然健康条件限制了自己，那就扑下身子做垫路的石子吧！就这样，他埋头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到爆发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一切都乱了套了！就象眼前总缠绕着他的、总一个劲儿追寻他鼻孔的那股呛人的香烟味。怎么搞的？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多的烟？尹振宇这才注意到身旁坐着的那位韩副主任，他正吞云吐雾，煞有介事地在思考着什么。尹振宇从心底涌上一阵不快：搞航模运动，成天和橡胶水、甲醇、木料、纸片打交道，头一条职业守则应当就是不抽烟。这个韩鹏展，身上总有一种叫人说不上来的味道。从一开始，为了录取叶翔，他们的关系就搞僵了，现在几乎动不动就要争吵一番。当然，他比自己小十多岁，自会被人赞为新生力量，据说这场运动开始

时，还是颇有点名气的造反小头目，在上面还有点背景；而自己呢，“十七年的黑干将”、“××反动军体路线的社会基础”……荒唐至极！真得向这位副主任大喝一声：不准抽烟！别一把火把这屋子里的一点穷家当烧光了。你脑子里即使装的都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大事”，也不能把起码的职业守则通通丢掉呀！

咳，有什么说头呢！过去被其他运动队啧啧称羨的“家大业大，骡马成群”的那一整套航模器械和设备，不早就“战斗洗礼”洗劫一空了吗？那时候，尽管他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忍不住哭了一场，病了一场，吐了血，差点爬不起来。从此下决心隐姓埋名、改行回祖籍，发誓一辈子洗手不干。现在的这一点点……要不是刚参加三结合班子不久的省体委主任刘平大力支持，从各处调拨了一些器材设备，要不是他不知从几号马王堆里发掘出这一架老掉牙的红型靶机，那末现在连仓促上阵的可能性也没有。“红”毕竟是军工产品，引擎容积比一般作为航模运动器材的要大好几倍，所以哪怕式样再陈旧，也还能哼哼唧唧地爬到两千五百米以上。可惜的是，几年停工停产，再也没有新的补充了。而运动员们手中的那几架，尽管叶翔制作的数最好，他操纵的本领也最高，但也只能飞到一千七百多米。这就意味着，如果靶机丢失，短期内连一架能上阵的模型飞机也没有了。

然而，靶机的“失事”又分明发生得十分蹊跷。因为在他尹振宇手上试飞的时候，从来没出过差错；以后交给叶翔，让他在电路上做了一些改进，他也驾取得十分得心应手，甚至令尹振宇本人都不无羡慕地赞叹：“这个叶翔，身上硬是有灵气哩！”可是今天，为什么靶机刚刚进入云层，刚刚准备撒播碘化银进行催化，就一头栽下来了呢？是因为云层里出现了闪电干扰吗？不，飘浮在头顶上的绵白的云，分明是淡积云，民间谚语中说的预示天晴的“馒头云”，就是指的这一类云，它表示气

五十年代，我国团的组织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

《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作者。

这些都是“四人帮”强加给革命干部的莫须有罪名。

这是十年动乱中惯用的赞颂“文革”的语言。

流稳定，表示天气久晴，这里面哪儿能藏着雷电呢？那末，是叶翔操纵失误、反常了吗？不，这种想法连一闪念他都不曾出现过，因为他太了解叶翔了，就象了解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那样。

那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叶翔那焦灼而又惊慌失措的神情，韩鹏展那吞吐吐、半阴半阳的声调，霎时又浮现在尹振宇的眼前。为什么韩鹏展总是处处和叶翔过不去呢？唉，这种人为的因素才是超出自然障碍的更大的困难！

窗外逐渐黯淡的天幕上已经隐隐现出了几颗金色的大星星。起风了，山间的初夏夜晚还有几分凉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运动员们几乎全都拥了进来，不安地静听着王雪丽那单调的呼唤：“叶翔，你在哪里？快回答！快回答！”

她的声音里已明显地流露出疲倦和缺乏信心，每个音节拖得很长，似乎并不指望能收到任何回话。

是啊，你为什么不上回答？尹振宇想，难道命中注定要让我再一次去寻找叶翔，并且不断地得而复失吗？就象在那难忘的渡口，或是在那难忘的风雨之夜……

3

将近一年前，在湘西山区。

这一年秋天，大自然也象这些年来国内的政治局势一样，变得异常的反常：刚才还是好端端的艳阳天，倏地天边便会不祥地升起一团浓重的乌云，接着便是雷鸣、电闪，下起了盛夏季节才能碰到的那种特大雷暴雨。于是玉蛟河水便象是一头发了狂的猛兽，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喧嚣怒吼；阴沉发黑的山洪挟带着大大小小的岩石呼啸而下，把玉蛟渡口那根牵引渡船往返的有竹竿粗细的铁缆绳也给冲断了。

这天大清早，尹振宇怀揣着老上级刘平几番奔走才得以发给他的调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组织关系，背着一个并不轻松的洗得泛白的草绿背包，大踏步地来到了玉蛟渡口。此刻，他的心情兴奋、激动，还带点焦灼不安。可不嘛，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航模体校要重新组建了，在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的文件上，第一句话就是：“根据邓小平副总理和军委首长关于迅速恢复……”下面是些什么

字？尹振宇鼻子一酸，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老刘东山再起，走马上任，根据文件精神，头一着棋就是把散到各处的老教练员集中起来。在他给省委打的报告中，特别指名要调尹振宇。这个创造过世界记录、并为我国航模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经验丰富的教练员，自一九七一年“斗批散”以后，先是在干校劳动，以后据说他爷爷给他家乡找了个妻子，因而回到了湘西老家。

尹振宇收到了这份对他来说真比性命还宝贵的调令。紧接着，刘平连下几道金牌，要他务必在月底之前赶到体委报到，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航空模型比赛的组织工作，并挑选优秀运动员，准备成立航模体校。这天大的喜讯顿时催得他心花怒放。说实在话，他这些年不论在哪儿，都日日夜夜地思念着自己心爱的小飞机，以及过去培养出来的一批批小学员，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就在他心急如焚地踏上旅途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山洪却使他被阻在渡口了。

他大声呼唤着住在河对岸小屋里的船老大，要他放只船过来。

“莫得法子哎，同志哥！”船老大连连摇手，

“这船渡不了！往上去，打白龙桥过吧！”

船老大说的也确是实话。这玉蛟河水打山里呼啸而出，由于河床坡度陡险，河水直泻而下，不起旋，也不打白花，只是哗哗地一股劲儿往下冲去；在下游不远的地方，拐个弯儿，汹涌的河水撞击在左侧陡峭的断崖上，发出令人心悸的轰鸣。在往常的情况下，渡船都得依靠那根铁缆绳牵引着船头前进，更不用说在山洪暴发之后水势还未退去的今天了。

尹振宇看看河水，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哪怕多绕二十里，他也得咬咬牙，尽量如期赶到。这时候，不少过路人陆陆续续地向渡口方向走来，大概他们还不知道缆绳被冲断了。这里面有挑着货担的，有抬着待修的柴油机的，有背着背篓的，也有拖儿带女准备到镇上串亲访友的……其中，还有一位少年背着木工家伙，手里拎着一只狭长的黑木箱子和他交臂而过。这只箱子的形状曾使他心里微微一动，但并未引起他过多的注意，因为在这偏远的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强令一些机构撤销，群众谐称“斗批散”。

深山洼里，人们从不指望能见到任何一种稍稍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东西，哪怕这个干过十几年航模运动的教练也不例外。

他沿着河岸向上游走了约摸一二里地。由于腿部过去在一次摩托车驾驶中摔伤过，所以动作并不太利索。突然，从他身后的渡口方向，传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引擎的鸣响。尹振宇猛地站住了。他对这声音是太熟悉了，它急促、高亢，由于没有经过消音装置的处理而分外的清脆、刺耳；在这寂静的深山中，它传得特别远。凭着职业的敏感，他立刻明白了，这正是航模飞机上使用的10c.c容量的引擎。在这远离城市的地方，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大概人们从未听过这种声响，即使象尹振宇这样的人，这声响也显得既熟悉而又有几分陌生了。他连忙转身，循声朝渡口方向望去。

呀，他看见了什么？他分明看见了一架蓝色的模型飞机，向着对岸缓缓飞去。机身后面好象拖着什么，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但从飞机颇为吃力的飞行姿态中可以明显地估猜出来。

仿佛有谁在他背后击了一掌似的，尹振宇拔脚便往回跑，背上的包太沉太笨，每走一步便重重地磕打着他的后背。这完全不能怨他已经丢掉了在军体部门工作长期培养起来的干净、利索的作风，而是因为背包里装着一大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资料。

他没跑几步便气喘吁吁了，他只有变跑步为尽快地走。

现在终于看清了：模型飞机后面的确拖着一条极细极细的绳索，而站在渡口最前面一块岩石上的似乎正是那个刚才交臂而过的少年。他双手捧着什么，看样子是台无线电发射机，这架飞机正是他在指挥操纵着。尹振宇一刹那间明白了：刚才见到的使他心动的箱子，不正是那种装航模飞机的特制的木箱么？而这位少年却的确是一名航模运动员。在这样的带有原始色彩的边地，居然能狭路遇上一位同行，可见地球真是不大哩！这架飞机肯定是想把断了的缆绳送过河去。好聪明的办法！尹振宇不由得打心底发出赞叹。然而……缆绳那么重，一架功率不大的模型飞机能把它拖过去吗？尹振宇又不由得疑惑起来。

小飞机平稳地缓缓爬升，逐渐向对岸靠拢，一面哼哼作响，象唱着一曲高昂的战歌。河对岸的船老大有点傻愣愣的，张开了两臂在等着它，好象要

跟它热情拥抱似的。而站在渡口周围的人们显然都被这种从未见过的劳动工具惊呆了，一个个瞪大眼睛，一动不动。

突然，小飞机颠簸了一下，侧着身子朝上游方向飘来，并渐渐朝河面降去。接着，尹振宇的面部感受到了一股强劲的风，风声里还夹杂着人们吃惊的呼叫。

糟糕！尹振宇心里一紧，脱口喊起来：“快，打左舵！迎风飞行！”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这么远的距离，对方根本就听不见他的话。他只能下意识地心里使劲儿！

然而说来也怪，那架小飞机仿佛听到了他的命令似的，迅速一转身，迎着下游的来风飞行了几秒钟，很快爬升到原有的高度，然后又一折身向河对岸缓缓降落，最后在高高的河岸上沙土砾石中间跌跌撞撞地滑行几步，一头扎进草棵子中。

渡口那儿聚集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等到尹振宇喘着粗气赶到渡口的时候，船老大发来的渡船已经把满载着的第一批旅客送到了对岸。

他坐在渡口的一块大石头上，眼望着到达对岸的人群的背影，消逝在隆起的高坡后面，其中就有那个少年。只见他照旧扛着斧子锯子，一手拎着那只木箱，大踏步地登上高坡，然后回过身来，向河的这边望了一眼。就在这回首一瞥的当儿，尹振宇终于看清了少年的外貌：他，细细挑挑的个儿，微微仰起了头，头发被风儿扬起，显得有点倔强；那高高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和微微噘起的嘴唇，是那样地熟悉，使得尹振宇差点失声喊出一个人的名字来。

“是他？！”

他睁大眼睛，想再仔细地看清少年的脸，然而少年已经掉转身，疾步冲下坡去。

“是他！”尹振宇在心中确认着，但随即又犹豫起来，“不会的，他怎么会跑到这千里以外的山乡来呢？天底下外形酷似的人也时有所闻所见……再说，也并不完全相象嘛……”他开始把这匆匆一瞥所得到的印象与他心中所保存的记忆中的形象一对比，感到距离还是挺大的：当年的那一个，头是圆的，脸孔也是圆的，剃个光头，尹振宇高兴起来，就喊他“豌豆儿头”，而现在的这个少年，脸是长的，长发覆盖着前额；当年的那一个，个儿头

矮小，而现在，至少在一米七五以上……尹振宇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有点释然了。他望着眼前奔腾汹涌的河水，想安静地等待着对面的渡船再次摆过来。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这颗心总觉得有点悠悠地悬着。

“相隔五六年了，而这一段时间，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又正是身心发育发生突变的时期。会不会变得我都不敢认了呢？”他转念又想。是啊，人们说，“三年不回乡，见面不认亲儿郎”，不也就是指这一年龄的孩子在外形上的巨大变化吗？

对面的船又过来了。从船上走下了几个肩挑手提的山里人，他们边走边兴奋地高声议论着：

“真神！破天荒头一回看见了这新鲜事！”

“哟，那么沉的钢索就能带得动？”

“嗨，你没看清，人家先拽的是条尼龙绳，尼龙绳过了河，后面才接钢绳……办法让他想绝了哩！”

“人看去不大，么子村的？”

“那个晓得。啧啧……”

人们走远了，这几句话却留下来。当渡船重新渡往对岸时，坐在船头的尹振宇，眼望着奔腾的河水，思潮就象那船舷激起的雪浪花……“人看上去不大”，那末，他到底是谁呢？尹振宇笑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笑。他即将奔赴的工作地点离这儿很远，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见到这个少年运动员了，他祝这个少年有着美好的前程。他从船头掬起一把水，又看着它一滴滴地洒落在河中。突然，那熟悉的仰头动作仿佛给了他心头重重的一击！那个意念又一次顽强地蹦了出来，

“莫非果真是他？”

“可是……难道他会在这儿？”

尹振宇抬眼四顾着青黛色的群山。群山在如洗的碧空映衬下，那样安详而庄严。他摇摇头，在心里说：

“不，不可能是他！”

那末，他到底是谁呢？

4

尹振宇毕竟没能够参加运动会的工作，这倒不是因为延误了行期，而是由于在他及时赶到体委报到后，体委主任刘平交给了他一项更为急迫重要的任务——筹建业余少年航模体校。除了滑翔、跳

伞两个项目的运动员已另由专人外出选拔外，他，尹振宇，需要负起航模这一摊子的筹建工作，另外还要解决学员借读学校和安排训练场地等一系列的问题。“我的老伙计！”那天刘平一见到他就亲热地拽住他的膀子，指着桌上的一摞文件问，“十九号文件你看到了吗？怎么样？嗯？”

尹振宇笑笑，表示已经看过了。

“是啊，‘就盼着这一天啦！’”刘平突然模仿着《智取威虎山》里常猎户的那句道白，幽默地说，语气里却充满着感慨。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人长得很瘦小。这两年来，秋霜已经从两鬓爬上了头顶，背也伛偻了。但说起话、做起事来，还有那么一股小伙子的劲头。他有些激动，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子，嘴里还在说着话。

“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各路人马汇总后总还要集训几天。这一回他们要让你当总裁判长，我把你给撸了。总裁判长算什么，我要你负责体校的事情。当然，遇事还应该跟军代表多多请示，不过具体事情你得包揽。我还给你弄来几个人，你先瞧瞧他们的材料。”说着，递过来几份人事档案。

尹振宇接过来翻了翻，心中不由得又喜又惊。喜的是，个个都有真才实学，惊的是，这些人大都在某些政治运动中擦了边。刘平在经历了如此劫难之后，尚能一如往常，用人如此之大胆，他觉着多少有点意外。

刘平没有注意到尹振宇的内心变化，只是一个劲地搓着手指，自言自语地说：“人才呀！都是些人才！这次我可花了牛劲才把他们给挖过来。你猜，这些人都给弄到哪儿去啦？有的在工厂看大门，有的在农村赶麻雀……造孽呀！浪费人才也是最大的浪费！成天在嘴边上挂着马克思主义词句，你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最尊重人的创造力、是最珍惜人才的吗？！”刘平一语双关，眼里神秘地笑着。

尹振宇很了解这位老上级的惜才如金的脾气，也很清楚老头子为了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脊梁骨上挨了多少造反派的皮鞭，现在一看见他说话的这副神态，不禁心里暗笑：“真是‘积习难改’呀！”然而，想到今天能够回到这位老上级身边工作，他打心底里涌起一股少有的欣慰之感。

大概是因为接触到了自己感触颇深的话题，刘平还在滔滔不绝地往下说：“其实人家有什么问

题？就说都定过右派吧，不也都早就摘帽了吗？再说，他们说的那些话，又算哪门子右派言论哟！真是鬼知道！当然，你这儿还要有一个副手……”说到这里，他的右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停住了。因为他猛然想起，几天前，那个新近升为体委副主任的靠造反起家的王某人，曾亲口对他提出要求，说要把自己的一个什么人物给安排到这儿来。当时他为了搞好这种“拼盘式”的“一班人”的团结，不能不破例答应下来，因此语气里便充满着懊恼地说：“是的，还要配备个副主任来。”

“那末这边的运动会……”尹振宇问。

“交给别人搞吧，体委总还有几个虾兵蟹将，还有，可以让你的副手先锻炼锻炼。这个人叫韩鹏展，文化革命前是滑翔体校的学员，后来在无线电航空兵种里待过，这方面多少懂得点。这个人你将来要和他共事。看起来人很精明，可以让他做些具体工作。另外，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在这边压压阵，我想你是可以放心的。等你一回来，我一定给你挑出一批优秀运动员来。”

就这样，尹振宇连一天也没有休息，就马不停蹄地穿行在巴山蜀水、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从说服、请求、诉苦……到讨价还价以至耍赖，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总算搞到了一批精密仪器仪表和航模器材，现在又昼夜兼程赶了回来，到家的时间已经临近比赛的尾声了。

深夜，他到了运动员集中的招待所。

招待所里，不少窗户都还亮着灯光，喧嚣声并没有止息。这也是航模运动员跟其他运动员们不同的地方。在从事别种运动的人们看来，越是比赛就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而航模运动员则不然，在整个比赛期间，就甭想捞到机会睡一个好觉。你看，有的房间里，运动员们正在修理被摔坏的机身，有的房间里，在一次次用马表校正自动熄火装置，还有的房间里，干脆把飞机引擎发动起来，“嗡嗡嗡嗡”闹得山响，震得整座楼房轻轻发颤。于是，钉锤的敲击声、“磨车”的马达声，就“叮叮咚咚”、“哼哼呜呜”地交织成一片，仿佛在对人们说：“瞧，这儿闹腾得多么欢呀！”

尹振宇打这些房间门前匆匆走过，偶尔碰到了几个熟人，便互相寒暄几句，然后找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候他才感到浑身酸疼。多少天来的困乏一起袭来，他躺倒在床上。然而窗外的马达的轰响却

使他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他想到经过连日奔波，任务总算完成，想到即将面临的体校新的生活……突然，他想起了在玉皎渡口那个没有碰上面的航模运动员，于是那个问题再一次蹦进了脑海：“多么象他！”他忽地坐起身来。恰巧，桌上有一本不知谁扔在那儿的“大会秩序册”。他怀着一种解释不清的模糊的期望，下意识地取过来，打开各代表队的名单，逐行查找起来。

他找了一个市又一个市，再找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然而那个他所要寻找的名字并没有出现。是的，千里以外的一个人，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他感到心头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便默默地推开窗户，凝望着乌蓝的天空和闪闪的半人马星座，心里想：

“高翔啊高翔，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夜，他仅仅合了一下眼。清晨三点半钟，他起床并漱洗完毕，便独自摸到饭堂里要了几个馒头，就着白开水胡乱吃了一顿，既算做昨天的晚餐，又算是今天的早餐。做为一个老航模运动员和教练，他有一种每逢比赛就早起的习惯，尽管这次比赛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但停顿了将近十年又恢复起来的第一次比赛的最后一天，他很想好好看一看，重温他心灵中那已经逐渐淡漠的记忆。

食堂里已经有不少人用过饭了：一些代表队队员嫌接送运动员的大轿车开车时间定得太晚，为了抓住上升气流，充分做好赛前准备，他们起得更早，徒步出发去看机场了。

尹振宇吃完饭走出饭堂，刚擦过嘴，准备从哪里弄一辆摩托车，出发到机场去看看。这时候一辆小轿车开进了招待所。车子就在他跟前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瘦老头。

“刘主任……”尹振宇忙打招呼。

刘平生气地摇着头，打断了他的话：“喊吗主任？叫老刘！”

尹振宇见他讲话时露出了天津口音，知道他是真有些动气了，便忙改口：

“老刘同志……”

“吗‘老刘同志’，这么长！叫老刘！”刘平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

尹振宇笑了。他想，这个老首长还是老脾气，而自己这些年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反而沾染了不少庸俗的习气，便忙改口：“老刘，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刘平点点头，表示很满意，他打开后车门，说：“上车吧！”

汽车开出招待所，很快地上了公路。

仲秋季节，晨风迎面扑来，已有一丝寒意，这使车中的每一个人都为之精神一爽。车灯时明时灭，一会儿照亮了公路两旁发白的树身和发白的枝叶，而浓重的树影则神秘地打着旋，纷纷退让到两旁；一会儿又照亮了一群手持着各种式样模型飞机的青少年运动员的背影，照亮了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女孩子那一前一后移动着的两条裸露的腿，于是一阵洋溢着青春欢乐的声浪便冲进了车内。

汽车在公路上疾驰，不一会，前方就出现了在晨光熹微中发着白光的飞机跑道——飞机场到了。

这天的天气对于航模比赛非常理想。尹振宇下了车，首先从地上抓起一把细土向空中扬去，尘土纷纷扬扬地直上直落，说明地面风力是静风。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只有几朵棉絮般的云彩一动也不动。飞机场已经有些运动员在放飞。

刘平领着尹振宇，来到了大会主席台——平地支起的一个凉棚，里面放几张桌椅，可以遮遮荫。他拣了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随口向尹振宇介绍几天来比赛的情况。

这种做法也是刘平多年的习惯：他不象有些会议主持者那样，总在会议开始之前一两分钟才到场，而是尽早到达会场，宁可坐在那里或是和人谈心，或是独自批阅文件、思考问题，来等候大家，绝不让大家等他一个人。这种怪习惯的直接影响就是他所负责的单位开会总是异常准时，有时在必要的情况下会越开越早。果然，不一会儿运动员就陆续地来了，又过了半小时，大轿车就载着其他运动员，教练员到了。由于气流稳定，有利于提高比赛成绩，大会决定最后一天的比赛提早开始。

刘平撇开尹振宇，到外面转了一圈，不一会儿，就引进来一个三十上下的壮年人。他五官端正，上身着一件白色短袖“的确良”，下穿一条蓝色军裤，显得干净利索。来到尹振宇面前，先伸出手来打招呼：“你回来了？我叫韩鹏展。韩爱晶的‘韩’，大鹏展翅的‘鹏展’。”

尹振宇早就从刘平那里得知，这个韩鹏展是未来体校的副主任，他连忙伸出手去。韩鹏展手伸得比他还快，但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便滑开了。

这时场上的比赛已经开始，扩音器里不时传出那个时期所特有的“冲”、“杀”之类的“音乐”。它和那些在天空悠然自得、展翅翱翔的各种类型的模型飞机极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它似乎在提醒人们，要把空中这些自在的“鸟儿”统统“冲掉”、“杀光”似的。然而“鸟儿”并不理会这些，只要有风，它就要腾身飞扬。你看，它们有的疾如闪电，象小燕在云中穿梭往返；有的舒展翅膀，象饿鹰觅食，在云底俯仰盘旋。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单是看到这些人类的智慧之花在天空开放，就够使人赏心悦目的了。尹振宇全身心早已飞上天空了，看着别人放飞，他有些技痒，恨不能马上就参加一个队，去亲手放一放模型飞机，只是由于记起刘平的话，他才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干坐在主席台上，观察着场上的比赛。刘平是这么说的：“嗨，老伙计，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来的？你要不老实坐着，我就马上用车把你送回去。”

在飞机场的东南角，响起了模型飞机引擎的轰鸣。扩音器里传来女播音员那青春洋溢的声音：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机场东南角上进行的是一级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的比赛。这个项目被人们称为‘空中自由体操’，因为它们能够做出许多优美的特技动作，有些动作甚至连真飞机也难以完成。这些模型式样新颖，造型美观，技术精湛，引人入胜。现在参加比赛的是本市的叶翔、华伟两同志，他们在前两轮的比赛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希望他们在这轮比赛中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尹振宇听见广播里传出“叶翔”两个字，心里不免一动，便把目光投向了东南角。

参加比赛的两个少年人都穿着红色运动服，由于隔得太远，五官看不太清楚。其中的一名运动员身材特别高大，他已经将发动机启动；另一名手捧着发射机，天线也已抽出；他用另一只手帮忙摁住小飞机，螺旋桨卷起的风把他背上的衣服吹得鼓起了肚子。五名裁判员已经全神贯注地分立在四周。模型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行，速度愈来愈快，终于腾空而起。

但是，大概这架模型的机械手缺少临场经验，尹振宇从引擎的声音里已经听出发动机工作得并不

十年动乱中北京高等学校的“造反”大头目之一。

正常。“糟糕！”他心里想，“在这种状态下飞行能取得好成绩吗？”

果然，模型飞机的第一个指定动作就做得不好：上升不平稳，转入平飞时既不柔和，而且还急剧下沉。尹振宇已经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打起了分数：“难易系数K=5，可能获得的最大分数是50分，现在只能给7分。”

下一个动作是“逆风迎标杆直线飞行”，这时候发动机已经发出忽高忽低的声音，就象一个老年人得了气喘病。尹振宇不禁为这两个运动员暗中捏一把汗：失败的结局已十分明显地摆在他们的面前。

忽然，在望远镜里他看见那个捧着发射机的操纵手对他的助手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意思仿佛是催他马上做好什么准备工作，接着，模型飞机突然返航，在接近操纵手不远的地方猛地扎下脑袋，栽到地面上。

“啊呀！真可惜！”尹振宇身后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惊呼，嗓音倒很清脆。尹振宇没有回头，他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还好，飞行时间一分五十三秒，两分钟不到，可以算一次障碍飞行。

现在尹振宇已经完全懂得了那个操纵手的心思：当他发觉发动机工作不正常以后，就毅然决然地中断了这次飞行。这种做法只有很老练的运动员临场时毫不慌乱才能做出来。尹振宇不由得又一次举起望远镜，端详着这个少年运动员。这一回他发现这个少年在举止动作上似乎跟玉蛟渡口他见到的那个人很有些相象。

然而，障碍飞行的后面跟着的是更严重的考验：按照比赛规定，每一轮比赛中只允许有一次障碍飞行，而第二架备用模型飞行必须从正式开始比赛后的五分钟以内起飞，否则将判做零分。现在第一架模型飞机的启动、飞行、跌落已经花去整整四分钟，也就是说，备用机必须在最后一分钟内起飞。一分钟，仅仅六十个“嘀嗒”啊！

机械手显然慌乱了，他跑到备用机旁连模型都抓倒了。操纵手连忙放下发射机，跑过来帮忙扶住模型飞机，让机械手启动。

“嘟！”“嘟！”长得五大三粗的机械手动作有些笨拙，他不停地用手指按反时针方向飞快地旋转着螺旋桨，但是失败了。

手表上的秒针，“嘀嗒”、“嘀嗒”……十秒

钟过去了。

再发动一次，“嘟——”，熄火。十六秒，十七秒。

这时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东南角，注视着这一场令人屏息的紧张的比赛。

操纵手拎来工具箱，熟练地取出针管，为发动机注油。

三十二秒，三十三秒。

机械手再一次发动引擎。

还是熄火。

三十八，三十九。

机械手站直身子，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场上有人鼓起掌来，给机械手加油。

这时操纵手却显得异乎寻常的镇静，他拍拍机械手那宽厚的肩头，命令他重新启动。

四十五，四十六。

就在机械手敲动螺旋桨的一刹那，操纵手敏捷地做了一个动作；从背影上看，他是在调整油针。

“嘟——”引擎猛地欢叫起来，弥漫起一阵白色的油烟。操纵手把飞机高高举起来，将机头抬高，降低，以检查油路工作情况，然后交给了机械手，自己急速拿起发射机。

五十三，五十四。

操纵手猛地一挥右手，机械手放开了模型。于是，小飞机立刻象一头解下领环的猎犬，猛地向猎物扑去。

五十八，五十九秒！好！模型准时离开地面起飞！

全场掌声雷动。裁判紧盯马表，做着手势，表示起飞成功。

尹振宇心里暗暗赞赏这个操纵手的冷静、沉着和意志顽强，他打开“大会秩序册”，在“叶翔”的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这一架备用机式样别致，蓝色的机翼上印有“F—3—A”几个白色的字。尹振宇立刻认出了这就是玉蛟渡口的那一架，他象被谁推了一下似的，赶紧从身旁的刘平手中抓过望远镜来。

“没错！是他！”尹振宇终于看清了那位少年，不禁脱口喊了出来。然而，为什么他俩竟会如此地凑巧，都从那很远的外省外地又重新会聚到这同一个地点？为什么这位少年又成了“本市”的代表队员？特别是少年的姓何以从“高”变成了“叶”？

这一切他还想不明白。

“终不成世上真有如此相象的两个人吗？”在尹振宇的大脑中，最后飘动着的就是这一丝疑虑了。

模型飞机始终飞得很平稳。逆风飞，左盘旋，顺风飞，水平8字……都做得柔和、平滑，宛如一只春燕在蓝天自由翱翔。

紧接着，下面应该进入难度最大的动作：水平四叶玫瑰线。这个动作要求飞机在离地面五十米高度沿水平面连续画四个圈，而这四个圈又必须两两相切，交于一个中心。尹振宇全神贯注在第一个圈上，因为这是做成全部动作的关键。“K等于18，可能获得的最高分是180分。”他在心里念叨着。

飞机微微倾侧着身子，由四十五度线切入，平稳地画了个稍大的圆圈，动作是那样的潇洒自如，就象一个溜冰的姑娘张开两臂、支着一条腿，利用惯性在冰上滑行一样。这时候尹振宇已经完全明白了叶翔的用心，因为飞大圈比飞小圈更加容易准确，这就象叫一个人徒手在纸上画圆一样，大的便于修正，因此也更圆些；同时大圈路线长，飞机相对说来动作可做得慢些，幅度可以小一些，这就保证了动作不会失误。

果然，下面的三个圈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没做完人们就鼓起掌来。尹振宇提起笔又在叶翔的名字下加了一道粗粗的红杠。

“好啊！”他身后那个清脆的喉咙又叫起来。这回声音非常响，似乎目的是在提醒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尹振宇掉过头来。他看见身后站着一个人身穿白背心蓝裤衩的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浑身黑黝黝的，象是刚从沥青桶里爬出来似的。光着两只脚，脚背上满是尘垢。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只木头削制成的小飞机。教练机场周围，没有遮栏，出现一些农家的孩子来看热闹，原是常事，但象这样黑的孩子，尹振宇过去还没有见到过，因此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黑孩子见尹振宇看他，便笑嘻嘻地主动凑上来，问：“你就是尹指导吧？”

尹振宇眨眨眼睛，奇怪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哼，‘怎么知道的’，调查呗！”对方很得意。

“你调查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听说你们这回要挑选人进航模体

校？是真的吗？”

“噢，你这又是怎么知道的？”

“哼，调查呗！”

这个黑孩子笑了，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额上有块小小的疤痕在闪闪发亮。他停了一会，突然叹了口气，问：“你们要什么条件的？”

“什么条件？要思想好，身体好，也还要懂得航模的。”尹振宇对他已经产生了好感，便认真地回答他的问话。

“那——”黑孩子犹豫了一下，突然，他象下了什么决心似地说：“你看看我这架飞机够不够格？”

“你？哈哈！”尹振宇明白了他的意思，“噗”的笑出声来。不过他还是接过了黑孩子手中的“飞机”。

飞机做得很逼真，结合的地方都用榫头连接，尹振宇用行家的眼光马上看出，这个孩子的手艺不错，便鼓励地说：“做得不坏！”

“那么我也行啦？”

“什么‘行啦’？”

“参加你们体校呗！”

“哦，那不行。人家的能飞，你的不能飞！”尹振宇带点玩笑的口气说。

“唉，真的，我的就是不会飞。”黑孩子并没有心思开玩笑，他的话里夹着懊恼，“那末你能让我的这架飞起来吗？”

尹振宇摇摇头。

“那末为什么我的跟真飞机完全一模一样，反而不能飞呢？他们的比我的还要重得多，为什么反而能飞呢？”

嘿，没想到问题还有这么多！尹振宇觉得这些问题很难一下子说清，便转了话题，说：“这些你可以问问你们学校的老师——难道你不上学吗？”

“我有学校，就是没去上。”

“为什么呢？”

“没意思！”

“怎么没意思？”

“乱起哄，骂老师……我娘娘不让我学，说那太缺德！”

“你娘娘？”

“我奶妈呀，我跟她过。”

“那你爸你妈呢？”

“不住这儿，他们都在福建前线。”

尹振宇不说话了。他已经理解了这个黑皮肤的少年：他没有学到多少文化，不懂得最起码的飞行原理，然而他的求知欲却很旺盛。

“我什么都会，你别小看我，”黑孩子还在“蘑菇”，“游泳，打球，上房掏鸟蛋……我还能开汽车、摩托……怎么？你不相信吗？”

“我相信，”尹振宇很喜欢这个孩子的天真劲儿，便笑着说，“要是你有象他那样的本领，我就收你。”说着，一面指指东南角上已经顺利做完全部指定动作的叶翔。

“他吗？我认识！”黑孩子眼里显出自豪的神色。

“噢？你怎么会……”

“我们在船上认识的——他是从外地来的，嘿嘿，他可好啦，要不亏了他……你不信？我去把他叫来。”

尹振宇正想见见这个叫叶翔的孩子，便点点头，但是他忽而又想到将来体校也很需要一个专门驾驶摩托的人，因为搞航模，追、捡飞机是一个带有经常性而又麻烦艰苦的工作。不过这一闪念很快又消失了，他有心无心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米红军。”黑孩子大概错以为意外的幸福即将来临，便连忙追加了一句：“向阳中学的。就在这附近。人家都叫我……”他突然吞了口唾沫，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人家都叫我米红军！好啦，我去啦！”说完连蹦带跳地蹿出去了。

尹振宇脸上漾着笑意，在“秩序册”上“叶翔”的旁边随手又写上“米红军”三个字，旁边还注明了“向阳中学”的校名。

此时，场上的比赛已进入高潮。江津市和岭南地区两个队的三级牵引滑翔机都已进入第七轮，前几轮双方比分非常接近。江津市队由于抓住了一股上升气流，滑翔机飞满了三分钟，得到满分。岭南队也不示弱，紧紧跟住江津队的这一架滑翔机放飞，试图也利用这股上升气流。于是岭南队的一名身材高大、体型匀称的女队员——就是尹振宇早晨在汽车里看见的那一个，开始牵着牵引线狂奔起来。为了“吃”住这股气流，女孩子跑离开飞机跑道，冲进旁边的草棵子里，她那健壮的小腿蹬得草棵子里尘土飞扬。她身后的滑翔机就象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从下面托住似的，一下子陡直地爬到了她的头顶，她顺着惯性又往前冲了几步，于是牵引钩便

脱开了，滑翔机象大雁直冲云天。两分钟后，它已经飞入了云层。

按照比赛规则，模型飞机如被其它障碍物阻隔视线超过了十秒钟的话，计时就应中止。因此现在场上的人全都翘首向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架进入云层的滑翔机。

马表“嘀嗒，嘀嗒……”十秒钟过去了，十五秒钟又过去了，滑翔机还没出现：大概它正在云层中盘旋着，随着一朵如山的积云在缓缓移动。

裁判员已经做出评分，宣布这一轮比赛正式结束。这时尹振宇看见，岭南队里的一个人跳起来和裁判员争执起来。

由于他们离主席台并不远，尹振宇不用望远镜也能认出来，这个人原先就是从省航模队调到地区的航模教练。只见他指手划脚，嘴里骂骂咧咧，一边气冲冲地向主席台跑来。在他身旁还跟着那个高个子女运动员。

主席台里面刘平和总裁判长都不在，于是尹振宇便立起身，主动地迎上去——他知道，虽然此次比赛他并没有什么具体职务，但凭着他在省航模界的影响，人们对于他的话还是比较重视的。果然，岭南队教练冲进来，朝四处看了看，没找到他要找的人，便一把抓住尹振宇的膀子，大声说：“老尹，你倒来评评理看，明明那架牵引机还没下来，裁判就要结束比赛，你说公不公？”

尹振宇说：“它不是进了云层吗？”

教练一指天空：“你看它不是又出来了吗？”

果然，那架小滑翔机现在已打云层里钻了出来，仍然在天空自在地盘旋。

尹振宇说：“那也过了十秒钟了。”

岭南队教练一挥手臂，喊：“嗨，这比赛规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国家体委制定的，现在还能套老框框吗？这不是用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来卡我们吗？”

“那你说怎么办？”尹振宇对这种胡搅蛮缠的人很有几分不快，他想，靠这样的教练怎么能培养出合格的运动员来，真是天晓得！

“就该按实际判定成绩。”那个人还在叫，“比方说，它现在还在天上，就得按现在的时间算成绩。老尹，你给我把总裁判找来，我非得……”

站在一旁的高个女运动员起初一声不吭，这时，她大概觉得自己的教练行为有点出格了，便拉

拉教练的衣角，意思是请他别说了。

教练跳起来，一把甩开她的手，吼道：“你少在这儿拉扯！你不想给选中，我还要这成绩哩！”

高个儿女运动员嘟起了嘴：“那，那也不能不按规定办呀！”

“规定？规定个屁！你少废话……”

正在这时，岭南队又跑来一名队员，他小矮个，圆脑袋，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透出一脸的精灵劲儿。他大声报告：

“指导，这架牵引模型已经超过了时间！”

这位教练一听，猛地记了起来，连忙一抖腕子，看看手表，失声说：“糟！怎么已经过了六分钟，它还没下来？”

原来，在进行滑翔模型比赛时，运动员在每一架模型的尾巴上都要点燃一根引火绳，到满三分钟的时间，绳子刚好把捆绑着它的一根丝线烧断，于是模型飞机的水平尾翼便会“啪”的一声朝上翻起，模型就会垂直降落到地面。用一句术语来说，这就叫作“迫降”，目的是怕模型最后失去控制，飞跑了找不回来。现在这架小滑翔机已经飞了六分多钟，还没有降落，肯定是迫降装置出了毛病。

岭南队教练这时已顾不得打官司了，忙抓起桌上的望远镜朝天上望去，嘴里不由得连声喊“糟”：“啊呀，火熄了！这是你干的好事？”他两眼瞪住了高个儿女队员，“非扒你皮不可！”说着，就往外跑，一边大声招呼着后进来的那名圆脑袋运动员：

“张小龙，快开摩托！给我追！”

这个叫张小龙的运动员把头往外伸了伸，便神色惊慌地喊起来：“不好！摩、摩托……给人偷走了！”

“什么？偷走了？你、你干什么吃的？”

“我、我忘了上锁，一转眼，就……”

“给我追！”教练一跺脚，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尹振宇忙叫住张小龙，问道，“你看见偷车的人了吗？”

“见着了。”张小龙眨巴着大眼睛。

“什么特征？”

“白背心，蓝裤衩，浑身漆黑……”

尹振宇微微一笑，他已经明白偷车贼是谁了，便说：“你放心，不用去追了。上午的比赛马上结

束，你休息一下吧。”他又转脸向着高个女运动员问：“我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喻雁。”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但态度很大方。尹振宇很懂得，航模运动员是最少娇气的了，因为他们常年进行“露天作业”，经常经受烈日暴晒和大雨淋浇，这就锻炼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的体魄和大方爽朗的性格。他带着赞赏的语气说：“你那架飞得不坏嘛！”

“不行。”喻雁格格一笑，露出一嘴整齐的牙齿。她看看周围，除张小龙外没有别人，便低声说：“您是尹教练吧？我早就听人说起过您……我们的那位，可‘那个’啦！他发誓要把江津队比垮，刚才我这一架又比输了，他真得扒我的皮哩！”说完又笑起来，停了停，她又说：“尹教练，你看我能选中吗？”

尹振宇笑着点了点头。

“那末我呢？”张小龙也忙把圆脑袋伸过来。

“也能，就是——”尹振宇笑嘻嘻地说，“连辆摩托都看不住的人我们不敢要。”

张小龙“噗”的一笑，说：“我是故意让人骑走的。免得他总缠着你。这会儿，让他也急急。”他说的这个“他”，显然是指岭南队教练。

“啊呀，”喻雁一听，笑着喊，“你这个机灵鬼！尽恶作剧！”

突然，张小龙欢快地叫起来：“回来啦，摩托！”

果然，一辆摩托车沿着公路急驰着由远而近，一直开到主席台前才停下。然而这不是喻雁他们队丢失的那一辆，而是大会筹备处的一辆“三卡”。它每天频繁地往返于机场和招待所之间。

从车上慢慢爬下一个上身穿白色印度绸短袖衬衫、下身着一条绿军裤的人，微微鼓起的下眼泡和稍稍挺出的大肚子，说明他至少已有五十上下。他一手拎着一只欢蹦乱跳的大母鸡，笑嘻嘻地对众人点着头，嘴里还在说：“嘿嘿，我早起到集市上转了一圈，瞧，这肥鸡！我把价钱一杀，才七毛一斤，多贱啦！”说着，就走近尹振宇身边。

尹振宇奇怪地望着他。这个人他并不认识，为什么态度如此随便？

来人这时似乎才从杀价买到肥鸡的快活心境中摆脱出来，点着脑袋说：“我是体校的，找你们刘主任。”

尹振宇忙问：“您贵姓？”